

为了和平

阿契·約翰斯頓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47.11.52
4/8
2

为了和平

阿契·約翰斯頓著

胡其安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7.8/00/11
2344716

V **15520**

Archie Johnstone
IN THE NAME OF PEACE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2

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2年版译出

为 了 和 平
〔英〕阿契·约翰斯顿著
胡其安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4\frac{3}{4}$ ·字数100,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定价(7) 0.42元

统一书号 3003·277

封面设计者：王献龙 校对者：姜敏生等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1896--1925.....	5
第二章 艦队街.....	19
第三章 在莫斯科.....	38
第四章 动员仇恨.....	55
第五章 一个大使館的剖視.....	73
第六章 “英国盟友”的衰亡.....	102
第七章 两个陣营.....	136
譯后記.....	149

序 言

为了使讀者对本書的主题有一清楚的輪廓，我將簡略地介紹我生命中界限分明的三个时期。

我底生命的前五十年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我底祖国——英国度过的；繼后的五年我大部分生活在苏联，而在这五年中的最初兩年，我曾經是英国政府的一个官員，我担任过英国政府在莫斯科出版的宣傳工具——俄文報紙“英国盟友”的編輯。

也正是这兩年，或者說是我底生命的中期，需要几句话来加以介紹。

这充滿着失望与幻灭的兩年丰富了我的生活經驗。这兩年給了我一个特殊的机运——不幸的是除了極少数人而外，我的全体同胞都被剝夺了这个机运——不只是得以研究英国政府領袖們既經宣布的政策，也研究他們未經宣布的政策。我逐漸地認識到这个未經宣布的政策是一个对苏联进行冷战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不加以制止，就只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也認識到世界已分裂为两个陣营：战争陣营与和平陣营——而我是屬於战争陣营的。

于是，我跨进了和平陣营。

1949年4月20日，我离开了莫斯科加里宁街英国大使馆新聞处的編輯室，离开了那一小块实际上是英国国外的領土。我給“真理报”写了一封信，說明我作出这一决定的

理由，并且表示我願意为和平事業貢獻一切力量。

这一行动使我成为我底国家与政府所公开宣布的敌人。就这件事本身來說，我对此并無悔恨。但是，从空間的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把我和我底祖國以及在世界上我最親愛的人民隔离开來了。

我从不曾懷疑自己这一決定在道德上的正確性，但是，曾經有一個時期，我產生過一些怯懦的懷疑：局勢是否已經如此的緊迫，以致我必須作這些犧牲呢？這種想法很久以前就已消失了。人們只要回顧在1950年，1951年和1952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就能懂得打消這些念頭的理——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對西歐的征服；旨在反對愛好和平國家的戰爭集團的建立；在朝鮮和其他地區由軍事威脅發展到實際的軍事行動；自殺性的擴張軍備計劃；在西方各國人民中傳播戰爭意識的罪惡企圖；在西德與日本“赦免”並重新動員毫無悔禍之心的戰爭罪犯；在世界各地美國空軍基地網（它除了準備進攻外，沒有任何防禦的目的與理由）的建立；在伊朗和埃及所採取的恐怖政策，以及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內誣蔑任何胆敢為和平而大聲疾呼的人為叛徒的可耻行徑。

所有這些事件不只是消除了我的一些關於“局勢是否緊迫”的懷疑，也給予我更大的決心去全心全意為世界和平運動服務。我也不再被一個人做不了什么的這一事實所羈絆（我已被羈絆得太長久了）；把我的決心百煉成鋼的這一切事件，也同樣鍛煉了全世界億萬人民的決心。

即使是在今天，我並不認為關於是和非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對於每一個人已經像對於處在特殊情況中的我一樣清楚。我將聯系自己的經歷對尽可能多的人把這個

問題弄得尽可能的清楚一些。我將利用亲身的事例——我的背景，我所看到但并不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我的問題、怀疑和犹豫，以及最終如何产生了必須为爭取和平而斗争的熾热的信心——說明这些对于我是利害攸关和迫切的問題，对于世界各地每一个有思想的男女，也同样是利害攸关和迫切的。

第一章 1896—1925

我早年的生活与环境，虽然在基本上和我絕大多數的英国同胞相同，我仍要把早年生活中那些对于后来的轉变有直接影响的事件的細节写出来。

1896年9月14日的早晨，在不列顛群島东北端的佛拉塞堡——一座很小的漁業城市里，有兩件事情几乎發生在同一时刻：当母亲生产她第四个孩子——我自己——的时候，父亲被鄰近的法院宣告了破产。

当时我底父亲是从事短篇故事、特写和詩歌的写作的作家。当地漁民生活的艰辛与險惡是他最熟悉与亲切的；因此，漁民生活就是他創作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那样一个讀者人数有限的小城市里，靠写作的收入是無法維持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生活的。大約在我出生前一年，他抵押了家庭里仅有的些微財物，开始单独經營一种“买卖”：收买鯡魚，加以醃制，然后再出售。父亲从一整年經商的經驗中得到了教訓（毋宁說他是一个幻想家）：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一个人要生活下去的先决条件也決不是辛勤劳动与專門知識，而是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損人利己的本領——这正是父亲所缺少而又拒絕學習的一种本領。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尽管她不是幻想家，而且正是她承担了生活上的多重的憂慮）曾对我们說：她感到

驕傲和愉快，因為經商的經驗證明父親“不是一個生意人”。母親不只是冷靜地，而且是愉快地承擔了1896年9月14日所發生的雙重事件。

因此，如果人們可以把因果關係簡單化，那就可以這樣說：我從小就吸吮了母親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憎恨的乳液。

大約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我底家從佛拉塞堡南遷到几英里以外的亞伯丁城。

對於一個偶然路過的旅客，亞伯丁的確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它被稱為“海濱的銀色之城”。淺灰色花崗石的建築上裝飾着的雲母，在陽光下閃耀。但是，在二十世紀前期，當我青年時代，亞伯丁就有它的貧民窟的部分；今天，在二十世紀的後期，亞伯丁的貧民窟不只是依舊存在，而且擴展了。

父親在亞伯丁擔任一家小型的週報的編輯，收入較過去略有增加。但我底家庭生活卻仍然停留在比生存綫略高一點的水平上，還談不上生活有保障。

我們抵制未來的貧困的唯一弱小依靠，是父親底生命保險。在投保時需要一次預繳六個月的保險費。我不知道母親如何湊足這個數目，父親時常把這件事叫做“母親的六月奇蹟”。我知道事實上千百萬英國母親們都得完成同樣的“奇蹟”。

這或許是因為我曾經受過典型的英國式的教養，再加上那種不鼓勵人們去發掘真實感情的荒謬傳統的殘余影響，我總覺得把母親作為一個孤立的人來描寫是很困難的；把她作為千百萬英國母親之一來談倒容易些。英國母親們可能克服過日常生活的艱辛，卻永遠無法克服她們中間普遍存在着的對於孩子們的未來的憂慮。

現在，我目睹生活困难的幽灵已經永远消失的苏联生活的某些方面，就越能体会强加于英国母亲身上的那种不公道的負担——憂慮。

母亲有兩弟兄。他們和父亲不同，都是商場上的“能手”。当我青年时期，他們都是格拉斯哥附近一家大鋼鐵公司的經理人。这个厂附設有規模宏大的研究部。在学校里，我对物理和化学等課較有兴趣；因此，当我中学畢業，并且急于就業的时候，我問母亲說：“为什么不請求你的兄弟接受他們的外甥到厂里去工作呢？”

“可不要叨恩于他們，阿契！”^①在比較严肃的場合，母亲总是用她那老式的苏格蘭語來說話的。“切不可依靠舅父^②；应当自食其力！”

母亲曾經对我講过那家鋼鐵公司所控制的煤矿里發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它使我联想起瑪麗·安东尼女王的軼事：当人們告訴她法国人民已經沒有面包吃的时候，她惊奇地問道：“为什么他們不吃甜点心呢？”

有一天（母亲說），公司里某一位董事的老婆第一次到煤矿区去參觀。矿工住所的惊人的骯髒与貧困使她感到恐怖。这位太太對她的丈夫嚷着說：“为什么不能把他們的生活改善一些呢？好不好讓他們住到地下，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孩子們和父亲总不像和母亲那样亲近，虽然我們對他的愛和尊敬是和对母亲一样的。

父亲很少分享我們孩童时代的乐趣。也許是因为在健

① 本書作者的本名。——譯者

② 原文直譯应为“不要做一个舅父的外甥”。此处采用意譯。——譯者

康狀況惡化的情況下，他仍得辛勤地工作以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

我以為我底家庭比一般的家庭更和睦和愉快。我仍然記得，那時候我們最發愁的是貧困，而比現實的貧困更糟的，是越來越缺少安全感。假如父親失業（這是極其尋常的事），我們就立即失去依靠；即使在我們幼年的時候也能意識到這一點。這種缺少安全感對於我後來的人生觀產生極大的影響。

在我幼年時期，貧困和艱辛都不曾使我家庭中的任何人感到苦惱，但這種容易被人察覺的貧困卻使我在鄰人面前產生強烈的自卑。後來，一些不負責任的廣告販子和公眾輿論的幕後製造家竭力傳播一種愚蠢的思想，鼓勵人們追求服飾的華麗，向“瓊斯們看齐”^①。他們為了出售商品，卻使人們對鄰人不是羨慕，就是輕蔑。

應該感謝父親，由於他對虛榮有一種健康的輕視，使我們得以不為虛榮所俘。父親沒有到過國外，但他博覽群書，興趣很廣。雖然如此，當他要用他的論點來說服別人的時候，他總是搬出蘇格蘭的民族詩人羅伯特·伯恩斯^②。比方說，如果我抱怨自己穿得比我的同伴們壞，家里的主要食物總是廉價的鯡魚，他馬上會援引伯恩斯的一首詩。這首詩的開端是：“所有善良和窮苦無告的人民應該驕傲”，它的結尾是像預言一般的句子：

① 即趕時髦的意思。——譯者

② 伯恩斯（Robert Burns 1759—1796）：蘇格蘭民族詩人。他的詩是用蘇格蘭土語寫的，充滿着革命的热情、對自由的嚮往和對愛情的忠誠。至今仍為蘇格蘭人民所普遍傳誦。——譯者

这一天将会来到——

普天之下的人类，

亲如手足一般^①。

假如父亲还活着，他一定会感到骄傲。因为我已經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国度：在它广闊的土地上，伯恩斯的預言已經成为现实了。对于仍在从事斗争的人类来说，伯恩斯的理想的全部实现也已在望了。

父亲死的时候我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普通一兵。据说那是一场“消灭战争的战争”。母亲死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据说这次战争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与侵略）；德国的轰炸剥夺了她最后几年生动、愉快和有意义的生命。

我究竟应该同那些用新的“消灭战争的战争”来出卖人类的人一道工作呢？还是应该同那些相信伯恩斯的預言、并且为实现它而奋斗的人们一道工作呢？——我底父亲对于这些問題会作出怎样的答案是不必費思索的。

二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到惊讶：父亲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谈到政治，尽管当时他在很多被認為非政治性的事件上所發表的見解却是进步的。这也許是受了“莫談政治”的苦心宣傳的傳統慣例的影响。

当时被人们盛贊的所謂“优良的品行”，就是一个人能

① 本書俄譯本在此处引用了被广泛傳誦着的薩姆·馬尔夏克所譯的伯恩斯詩集的俄譯本。我希望我底蘇格蘭乡亲们和一切伯恩斯的爱好者知道：除去在伯恩斯的家乡蘇格蘭外，就連在英国，伯恩斯的 作品也不像在苏联这样广泛的流傳并且被欣賞。——作者

够在任何問題上全部接受保守党的观点。所謂“莫談政治”实际上就是叫人們“把政治从家庭、鄰舍、公众事务、教育、社会和經濟問題中分离出来——甚至从議會里所討論的事件中分离出来”。一句話，使政治脫离政治！

这里就是“莫談政治”的一个例子：在我求学时期所讀过的历史課本里，找不到介紹人民群众的政治与經濟情况的章句。它們只談統治階級，不談被統治階級。

因此，尽管我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在我二十多岁前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就毫不足怪了。

我只念了兩年中学（經濟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获得一笔微小的獎学金），就开始工作，这时我只有十六岁。我担任本城一家報館的“抄写員”和助理記者。这家報館出版一張日报和一張晚报；为了省錢，兩張報紙的編輯人員是共同的。这就是說，我不但得像那些身兼着听来并不令人羡慕的職業的同事們一样，要在上午和下午工作，而且还得在晚上工作。我底同事們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晚上，以及星期日全天总还有休假。而我呢？每逢星期六得去采訪足球比賽，星期日又得报道教堂里令人兴致索然的說教。如果每半个月能够得到一个晚上——只是一个晚上——的休假，已經是很幸运了。

我最早工作的那家報館兼并了它的竞争者（这被不适当地称为新聞自由！），繼后，兼并者自己又被一个更大的壟断集团——凱姆斯萊集团^①所吞沒。这个報業壟断集团今

① 凱姆斯萊集团(Kemsley)。英国報業壟断集团之一。在凱姆斯萊爵士控制下的凱姆斯萊新聞有限公司，拥有五家全国性的報紙，十三家地方報紙。如“星期日泰晤士報”、“每日寫真報”都屬於这一集团。它政治上支持保守党。——譯者

天正通过它所控制的报纸链锁，在新闻自由的名义下，把保守党的观点传播到不列颠群岛的每一角落。

三

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

对于当时那些和我年龄（十七岁）相当的英国孩子来说，本国和外国作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南非战争发生于我的童年时代，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流行的游戏是“英国人与波尔人”^①。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我们背诵过一长列枯燥乏味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据说英国是“在上帝的意旨下”（引用英国国歌的词句）从事战争，并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自然啦，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小失败”^②，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了。

当时的宣传机构虽然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随后的反苏冷战中那样组织严密，但从公众场所的揭示、报纸和流行的歌曲中，人们仍然不断耳闻和目睹关于征兵的叫嚣：“来吧，汤米^③；来吧，杰克^④。英王和祖国需要你，我们会照顾你的家属，直到你凯旋归来的时候。”

交战双方都同样竭力乞灵于全能的上帝。凯撒^⑤祈求

① 英帝国对波尔人的战争（1899--1902），目的在于吞并波尔人在南非非洲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橘河共和国。在战争中，波尔人寡不敌众，在1902年被迫签订和约，两个共和国放弃独立，成为英国的属国。1910年，这两个共和国和英国原先在南非的属地（好望角与纳塔尔）合并，组成今天的南非联邦，为英帝国自治领之一。——译者

② 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这是美洲殖民地人民抗英战争，结果殖民地胜利，美国获得独立。——译者

③、④ 都是一般英国人习用的名字。——译者

⑤ 即德皇。——译者

戈特^①去襲击英国，英国就用咒罵来回敬，說凱撒是“不敬神的异端，他以魔鬼的地雷撒播在上帝的海洋里。”我們嘲笑条頓人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傲慢的歌声，可是即使在教堂里，我們却也轻松地唱着：“祖国，讓你的疆土無限擴張吧！上帝使你强大，还要使你更加强大。”

在1914年，那些悲天憫人的自由党人曾經对南非战争时期流傳下来的、在当时异常流行的宣傳战争的歌曲嘖嘖不滿；在二次大战前夜，也曾对流行歌曲中的擴張主义情緒抱怨不已。但是，他們对英国政府今天在亞洲罪惡昭彰的帝国主义行徑^②却沉默不語；看来他們是打算把反对战争的工作留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自由党人去做了。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的悲哀就在这里：他們总是落后于形势二十年。他們尽管嘖嘖不已，却不能对人类有任何貢獻。

就在我十七岁那年，自由党人的各种議論已經使我認識到南非战争的不正义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的时候，有人曾經向我們作过庄严的保証：英国此次参加战争是完全正义的；它是为了別人，为了“保衛英勇的小比利时人”，为了維護国际义务的神聖性……。而且，这將是一场短期的战争，在“聖誕节以前就会胜利結束”！

当然，这时候我也被爱国主义的浪潮所激动。比我大兩岁的哥哥勃布志願走上前綫。1914年聖誕节（战争應該“結束”的时候！）他战斗在法国。数月之后，他在薩蒙^③战役受伤，数月后重返前綫；接着又一次受伤，伤愈后仍然回到前綫。

① 即上帝。——譯者

② 这里特指英国殖民者在馬來亞进行的反人民的战争。——譯者

③ 法国北部地名。——譯者

我对于比自己長得高大和結实的哥哥向来都很羡慕，当时尤其羡慕他作为一名战士。至于我自己，因为年齡的关系不能和哥哥一道去法国作战，内心煩悶不已。虽然我还未到服兵役的年齡，但我曾悄悄地报名參軍，由于自己的胸圍过窄而落选。之后，我作了扩大胸部的运动，終于被接受入伍。在英国大約經過八个月的訓練，就被送往法国前綫的阿拉軍区，加入我哥哥所屬的第五十一师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一个挖战壕的工兵。約莫三十年以后我在外交界所占的职位，从收入、特权、优待等方面來說，相当于当时軍隊中的少將。我时常帶着驕傲回想自己作为普通一兵的时候；而当我回顧自己在外交界的工作时却不禁赧顏。

第五十一师团是由来自苏格蘭高地的志願軍組成的。这个师团在大战初期屡建战功，获得了“突击队”的称号。德国人把我們叫做“来自地獄的淑女”，因为我們的步兵都穿着苏格蘭花裙。在几乎完全靜寂的前方，这支突击队接連地从一个战区轉入另一个战区，而每一次轉移都預示着一次新的攻势。

我們并不像其他部队那样，長期在战壕里守住一条防綫，往往在几碼大的地方，在深可及腰的泥濘里呆上几个月。我們却在一次作战之后总有較長時間的休息，加上国内的报纸以及陸軍部所發表的公报經常描写我們的勇敢，而我們自己也在临近火綫的酒店里大吹大擂，因此引起其他部队里人們的嫉妒。但是我們为这种声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原来我所屬的那个班总共只有二十个人，而在兩年半的战斗中，竟有伤亡一百多人次。根据陸軍部所公布的冷酷的統計数字：凡是編入第五十一师团的新兵的平均寿